

第一章

一頭被困在牢籠裏三年之久的野獸，在重獲自由的那天，再次呼吸到久違了的空氣。陽光下，他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沸騰叫囂著。

想狠狠地咬著那個人的血管，吸乾他卑鄙下流的血，哪怕那血管裏流的是毒藥，也在所不惜！

「該死的韓斂！」

這是陳空踏出監獄大門之後說的第一句話。這句話，足足憋了三年！這口氣，足足忍了三年！

走出鐵欄的時候，陳空身上穿的白恤和舊牛仔褲有股發霉的味道，腋下來夾著檔案袋，留著三分頭、滿臉鬍碴。

「出去之後好好做人！別再回來了啊！」門口的警察替他開門的時候說。

回來？陳空揚起嘴角，冷冷一笑。放心，就是回來，死也得拉著那王八蛋一起！提了一下比從前鬆了點的褲子，激動歸激動，跨出監獄大門的瞬間，陳空心裏卻異常的平靜。和裏面一比，外面的世界簡直就像天堂，空氣新鮮不說，甚至還能聞到青草的味道，抬頭看了一眼多雲的天空，牆外的太陽果然都比裏面亮！

「大哥一」

站在路邊，還沒呼吸夠新鮮空氣的陳空一楞，覺得這一聲「大哥」無論是聲音還是感覺都很熟悉，轉頭一看，只見馬路對面幾個穿得花花綠綠一片，只能用低俗來形容的男人正邊向他招手，邊直接從馬路中間穿了過來。

「嘰一」過往車輛猛地煞車，聽得人直起雞皮疙瘩。司機從車裏探出頭來大罵，「找死啊你們！沒看到紅燈啊！」

「找你老母！再敢放屁，老子砸了你的車！」衝在最前面的男人朝司機豎起中指，一臉殺氣，看著司機悻悻然把頭縮回車裏，才又換上欣喜的表情直奔陳空。如果是別人，可能早就被嚇跑了，但是陳空不是別人，正是這群人口中的「大哥」，雖然此時外型落魄了點。因此，他沒有被嚇跑，反而咧開嘴笑了。

入獄之前，陳空是本地小有名氣的小幫派的大哥，說直接點，就是個流氓！出獄之後，如無意外，他仍然會是個流氓。

「大哥！」幾個男人撲到陳空身上，幾個人抱成一團，相互拍著對方的背和肩，激動得手舞足蹈。

「你們怎麼來了？」驚喜過後，陳空一左一右搭著兩個人的肩問。

「大哥，看你說的，兄弟們一直都記得今天是你出來的日子啊！」

「大夥一早就在酒店訂了位置，今天晚上為大哥接風洗塵！咱們一定要喝個痛快！」

「哈哈！好！我陳空沒白交你們這幫兄弟！」陳空笑得很開心，不住地點頭，在兄弟們簇擁下又上演了一齣「亂穿馬路」的不文明行為。

陳空在牢裏的時候，其他人礙於身份也不太敢經常去探監，如今人終於出來了，眾人便輪番打聽他在牢裏的情況，有沒有被人欺侮等等。

「誰敢欺侮我們大哥，老子非砍了他不可！」

「屁話！憑大哥的身手誰能動得了他？」

他們說的沒錯，流氓進了監獄還是流氓，以陳空的年紀和資質，要被改造成「知識份子」是不可能的了。

陳空笑著和兄弟們聊著，直到突然想起一件事。

「你們大嫂呢？」

此話一出，所有人都楞住了，連笑容都僵在臉上，熱鬧的氣氛瞬間冷場。

陳空說的「大嫂」就是他的女人，是個酒家女。雖然出身不怎麼好，但陳空知道自己也不是什麼好鳥，所以也沒嫌棄別人。酒家女和小流氓，倒是古往今來的「最佳搭配」。

以前陳空和兄弟們常去那家店喝酒，幾次都點那個女人坐陪，一來二往的也就熟了，熟了也就固定了。雖然那女人有時候仍會接別的客人，但也收斂了許多，在外面，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陳空的女人。

陳空曾經想過要和女人定下來，進監獄的前幾天，他還想著要買個戒指玩把浪漫跟女人求婚，不管她是真的喜歡自己還是為了他的錢。

女人曾經不止一次開玩笑似的跟他說：「陳空，你要是在街上被人砍死了，死之前如果有力氣，就打個電話給我吧！我去給你收屍。」

陳空知道她不是開玩笑。被抓進去的時候，女人懷著陳空的孩子。

坐牢的時候女人沒來看過他一次，每次都是讓其他人帶東西給他。當時陳空也沒多想，覺得一個女人又懷著孩子，老往牢裏跑不好，反正很快就出去了。

現在他真的出來了，也很快想到了女人一和孩子。算算，應該快三歲了。

「怎麼了？說話啊！」見沒人回答他，陳空乾脆指名，「大明，你說！」

叫大明的男人表情有些為難，眼神也有些不敢正視陳空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大哥，你先回去洗個澡換身衣服吧！她一大嫂搬了家，她不知道你今天出來。」

明顯感覺到他們有事瞞著自己，可又都不願多說的樣子，陳空懷疑地看了看在場眾人，最後還是妥協了。

滿心疑惑的陳空被眾人拉去了飯店。在飯店房間裏，陳空先洗了澡，然後對著鏡子刮了鬍子，剛洗完的頭髮還沾著水，像鋼針一樣豎著。

對著鏡子，他抬起下巴摸了摸自己的臉，臉雖然比從前白了些，但至少還算健康，臉頰似乎瘦了一些，但至少還沒有鬆弛。

三年時間說長不長，說短也不短，而對一個年過三十的男人來說，可能意味著他已邁入中年。進監獄的時候，陳空剛過完三十二歲生日沒多久，現在，他前不久剛在牢裏過完三十五歲生日。

不過，如果說除了年紀之外，身材也能看出一個男人是不是老了的話，那陳空絕對是占便宜的。服刑期間，每天都要勞動，也多虧了這些體力活和定量供應的低熱量食物，已是中年的陳空身材保持得仍然跟三年前一樣，甚至更加精壯了，身上的肌肉又緊又結實，肚子沒有發福不說，還鍛練出六塊腹肌，他進監獄前，這

些腹肌也才初露端倪。

現在的他看上去似乎和三年前沒有太大不同，但陳空知道，自己很快就要老了。隨便吃了點東西之後，大明開著車把陳空帶到一棟普通公寓門前，一路上氣氛壓抑得讓陳空有種要去參加「葬禮」的感覺。

下了車，陳空看了看眼前的建築，有點老舊，但基本上還算乾淨。幾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從他身邊經過，一邊嬉鬧著，一邊進了大樓。

「大哥，在三樓。」大明站在後面提醒了一句。

陳空沒說什麼，點了點頭。在大明的指引下，兩人來到了一戶人家門口。

沒有馬上敲門，陳空對著門板若有所思，一旁的大明似乎是下了什麼決心，一臉「長痛不如短痛」的表情按了門鈴。

不到一分鐘，門開了。

出來的是個看上去三十多歲的女人，一頭短髮和素淨的臉，穿著居家服、繫著圍裙，雖然算不上多漂亮，但渾身透著一股家庭主婦的樸實感。

四目相對的一瞬間，兩人都楞住了。

雖然見過她卸妝的樣子，但陳空仍然不敢肯定眼前的良家婦女，是以前那個塗著大紅唇膏、噴著濃烈香水，在男人和酒杯之間打轉的酒女。

女人變了，但陳空仍然沒變。三十五歲的男人更透著一股成熟的性感，看著三年未見的人，女人揚起嘴角，露出一抹輕笑。

「你出來了？」

陳空這才從感嘆時光流逝的思緒中清醒過來，「嗯—」接著，便相視無語了。

按理說，舊情人見面，總該有一方激動的撲上來擁抱，然後乾柴烈火才對。可現在陳空的感覺卻像是兩個普通朋友再見面，還是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的那種。

「妳，過得好嗎？」想不出別的話，他隨意問了一句。

女人微微一笑，伸手把耳邊的碎髮撥到耳後，就這一個動作，陳空知道，她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。

「很好。」她點了一下頭，又說：「我結婚了。」

啊？結婚？和誰？他才剛出來啊—陳空大腦停止運作了一秒，然後明白了，自己在牢裏的三年，人家已經在別處「生根發芽」了。

「你進去的第二年我就結婚了。他是後來遇到的客人，一起喝了沒幾次酒就向我求婚了—」說到這裏，女人臉上浮現出只有幸福女人才會有的羞澀笑容，「後來我才知道，他喜歡我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沒敢跟我說。」

那時陳空還沒進去，誰敢從狼嘴裏搶食？

認識女人這麼久，陳空第一次看到她這麼笑。原來，自己就是阻礙他人幸福的「罪魁禍首」。

看著幾乎已經「呆滯」的昔日舊情人，女人有些抱歉地低下頭。

「對不起。陳空，你是個不錯的人，我也曾經真的喜歡你的，但你並不是我想要的男人，我也留不住你。我現在過得很好。你出來了，也快點找個人定下來吧！」嘴唇有點發乾，陳空想說點什麼，比如「恭喜」什麼的，可張開嘴，聲音就是梗

在嗓子裏發不出來一

「叭一叭一」

一道稚嫩的童聲打斷了他的尷尬，低頭一看，一個坐在嬰兒學步車裏的小嬰孩正晃悠悠地挪動著肉嘟嘟的身體，懷裏還抱著個成年人巴掌大的小熊。

陳空瞬間驚喜交加，脫口而出，「這是我兒子？」

「不是。」女人平靜而乾脆地回答，讓陳空彎下腰準備去抱小寶寶的動作也在中途僵硬了。

「是我跟我老公的小孩。而且，是女兒。」

手指在空中不自然地動了動，陳空似乎費了不少力氣才緩緩直起腰，手插進褲袋裏，看著女人問：「那我的孩子呢？」

「拿掉了。」語氣像是從身上減掉三斤肉，而不是拿掉一條「人命」。

陳空整個人都懵了。

只是還沒來得及悼念他未出世的苦命孩子，女人又一臉「事到如今也不瞞你」的表情，說：「而且，那個也不是你的種。」

如果說前兩件事都不算打擊的話，那這最後「被戴了綠帽子，還被蒙在鼓裏三年多」的事實，陳空簡直不知道如何去形容了。除了眉擰得死死的，他臉上再沒有其他表情，只是放在口袋裏的拳頭已經捏得能聽見骨頭聲響了。

畢竟是受過「教育」的人，忍耐力比三年前好了不少。

「老婆，妳跟誰說了這麼久啊？訂報紙的嗎？」屋裏傳出個男人的聲音。

「啊—不是！」女人回頭看了一眼，然後看著陳空，再三考慮之後，抱歉一笑，關門之前說了句，「你保重。」

最後，還是沒有說「再見」。

「大哥，你別傷心啊！女人嘛！多得是，你想要只要開個口，大把大把的漂亮妞還不直往你懷裏撲？這個都成中年婦女了，你就別再想了一」回去的路上，大明邊開車邊安慰陳空。

陳空側過頭看著窗外不斷變換的景色，出獄的興奮和欣喜此刻已經被打擊得支離破碎。

他點了根煙，從剛才開始，這已經是第六根了。三年沒抽過煙，味道都變得有些澀了。

「你說一女人是不是都這麼絕情？」

「大哥，雖然她這麼一聲不響就跟人跑了是有些沒義氣，但是一」大明有些尷尬地撓了撓頭。

陳空明白。他走之前沒給女人任何承諾，連句「等我」也沒有，他自然不會要求她在外面替他守活寡，兩人在一起的時候，也就是喝酒和上床，連街都沒一起逛過，誰都沒有提。因為都心知肚明，他們的關係也就是如此，但他沒想到女人這次會做得這麼絕。

陳空知道，那女人是喜歡他的。只是這點「喜歡」，終究還是被時間和現實磨光

了。

「是啊！喜歡也不能當飯吃。」抽了口煙，陳空瞇起眼看著窗外亮起的燈光。

大明點點頭，「女人要的是能給她安全感的男人啊！」

夾著煙正往嘴裏送的手突然停了一下，陳空咬了咬牙。

「操！老子活這麼久只有『安全帽』還沒有過安全感呢！」

晚上，幾個兄弟在家酒店裏訂了位置給陳空擺席。來的人不多，基本上也就是去接他出獄的那幾個生死之交。跟三年前相比，無論排場還是層次都低了不少。出了什麼事，陳空心裏有數。

出來混的，世道每天都在變，今天還是這個老大，明天可能就換別人了。而陳空這裏，三年「群龍無首」，聲勢自然不比從前。

當年陳空進去之後，很多人也退出了，理由種種，無非是「金盆洗手」或者另起爐灶。人少了，地盤也就看不到了，剩下這幾個人能撐到現在等他回來，陳空已經很欣慰了。

「這些日子辛苦大家了！我陳空今天在這裏謝謝各位兄弟！」陳空舉起酒杯，站起來對著在座所有人說：「現在我回來了，大夥放心！有我陳空在，絕對不會讓各位兄弟再受苦！不出三個月，咱們肯定把以前的地盤從那群龜孫子手裏搶回來！」

眾人拍案叫好，士氣大振，杯子撞得「噠噠」直響，彷彿又回到了三年前意氣風發的那段時光。在陳空的帶領下，大夥一起一飲而盡，紅酒、黃酒、啤酒很快喝個底朝天，空瓶堆成了小山。

開心歸開心，可好事壞事全擠在今天了，陳空雖然嘴裏沒說，心裏一時間還是放不開。其他人也都知道，所以輪流過來向他敬酒，黃色笑話講得自己聽了都快不好意思，就是想把氣氛炒熱點，好讓大哥早點忘了「妻離子散」之痛。

為了不辜負大夥的好意，陳空是來者不拒，什麼顏色的酒都照單全收，三年滴酒不沾的「清苦」生活今天晚上算是徹底開了葷。

兩個小時過去了，包廂裏一片狼藉，眾人東倒西歪趴成一片。陳空當然也喝了不少，不過還沒全醉，似醉非醉的，覺得得去解決一下生理問題了。

「你們繼續，我去上個廁所一」站起來理了理只剩一顆鈕釦還扣著的襯衫，陳空在酒瓶和煙頭中開出一條前進的路。

外面空氣比裏面新鮮多了，捂住嘴打了個酒嗝，陳空扶著牆沿著走廊找廁所，走了一會，覺得腦子清醒不少。

進廁所之後，陳空先在白得耀眼的洗手台前洗了把臉，發燙的皮膚被涼水一淋，頓時舒服了不少，舒了口氣，剛要拿紙擦臉卻發現旁邊只有烘乾機。

操！不會叫他把頭伸到下面去烘吧？

陳空咧了咧嘴，轉身進了一間隔間，反手一關門，也懶得再出去，索性在這裏一次性解決。

扯了一截衛生紙擦了擦臉，陳空解開褲子把東西掏出來開始「放水」，腦子裏又

開始亂想—

人家出來都能一家團圓，怎麼他出來了，女人沒了不說，連孩子也—正想到這兒，突然聽到外面的門響了一下，應該是有人進來了。本來陳空也沒理會，但又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不止一個人的，而鞋跟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聲音，怎麼聽也像是女人的高跟鞋。

一陣女人的輕笑聲讓陳空皺了皺眉，然後就聽見他隔壁間的門開了。

媽的！偷情偷到廁所裏來了！

剛被女人甩，陳空現在對這種事特別敏感。

「來嘛來嘛一快點啦—」女人細軟的聲音傳了過來。

騷娘們！飢渴成這樣！

然後就是衣服摩擦的聲響，特別是一道拉鏈被拉開的聲音，異常清晰。就在陳空咬牙切齒地詛咒隔壁一對「狗男女」的時候，一道渾厚低沉的男聲突然響起，聲音不大，卻顯得異常清晰。

「會有人吧—」完全無所謂的提醒，半冷不熱的語調，甚至能讓人想像得出聲音主人此刻臉上「玩世不恭」的表情。

陳空突然楞了一下，卻說不出來為什麼。

「沒有人！嗯—」

媽的！老子不是人啊！

女人哼哼唧唧的聲音漸漸響了起來，還有那種像在吸棒棒糖一樣的聲音，陳空要是聽不出來那是什麼聲音，這三十五年就算是白活了。

聽著耳邊色情的聲音，陳空低頭盯著自己已經解決完，卻沒有要休息意思的兄弟，三年「清心寡慾」的生活，怎能受得了這等刺激？還是趁情況變得不可收拾之前趕快收東西走人。

「啊—斂—你好棒！哦—」女人一聲媚叫。

正要拉上拉鏈的手一抖，差點夾到皮，嚇得心驚肉跳的陳空正想破口大罵，隔壁的人又說話了。

「我說過，不要單獨叫我的名字。」男人聲音冷冷的，完全沒有激情中的慌亂。

「好嘛好嘛！你快點給人家就是了！韓斂—」

陳空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轉身開門出去的，等意識到的時候，他已經一腳踹開了隔壁廁所的門。他發誓，現在就算他老婆站在那扇門前，他也會連人帶門一起踹飛。

「砰—」的一聲巨響，裏面的人尖叫起來。被彈了幾個來回的門最後緩緩靠到一邊，讓裏面和外面的人能看清對方。

寬敞的隔間裏，男人坐在馬桶上，衣著整齊，只有褲子稍稍被解開一些，男性象徵露在外面，已經有了一些反應。而一個穿著露背小禮服的女人正跪男人面前，埋頭在男人腿間，一看就知道他們剛才在做什麼「好事」。

門被踢開的時候，是男人在第一時間推開了她的頭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。

還好裏面地方夠大，不然陳空這一腳，肯定連門把女人一下掃到牆上去。

面對突如其來的「不速之客」，女人遲遲未回過神來，癱跪在地上動也動不了。而男人則要鎮定自若的多，看著門外「殺氣騰騰」的人，平靜地問了一句，「你是誰？」

「韓斂你他媽的少跟我裝蒜！」陳空一掌拍在門板上，問他是誰？「我是你大爺！」

韓斂仔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人，微微挑了一下眉，倒不是因為對方的「粗口」，而是他想起來了。

雖然三年不見，但傲人的記憶力還是讓他在短時間內想起了陳空，而回想起的記憶連帶讓他記起一些事，臉色稍稍一變，意義不明，卻又很快恢復成那副無所謂的樣子。然後，微微一笑。

「你出來了？恭喜。」

他這一句「恭喜」讓陳空比女人跑了更難受。本來就積了一肚子的怨氣，再加上對韓斂三年來的怨恨，現在突然見到了還被他這麼一挖苦，更可惡的是，對方還在他這個剛被女人甩的男人面前跟女人在廁所裏胡搞，陳空是怒氣怨氣酒氣一起往外湧，最後終於爆發了。

報仇的日子提前到來了！

「我去你媽的韓斂！」

陳空大罵一句就衝了進來。隔間裏面是寬敞，但一男一女兩個人已經差不多是極限了，何況韓斂身材又較高大。陳空這一進來，馬上讓空間顯得狹小擁擠起來，而他一臉凶神惡煞的表情又把地上的女人嚇得直叫。

「你他媽叫個毛！」吼了一聲，陳空抓著女人的肩膀像扔垃圾一樣把她扔了出去，末了還不小心扯斷她裙子的吊帶。像遇到了流氓劫色，女人哭叫著按著胸口跑出去了。

閒雜人等被清理出場，現在只剩下陳空和韓斂兩個人，地方是夠了，卻讓人覺得有點詭異。

三年未見，韓斂還是記憶中的樣子，要說有不同，那就是更成熟更冷靜了。陳空雖然承認韓斂長得不錯，但嘴角輕佻眼帶桃花，從頭到腳一副花花公子的樣子，人更是壞得直掉渣，臉長得人模人樣的，其實根本是個禽獸，整個就是「獅身人面像」！

陳空當然絕對、絕對想找韓斂報仇，仇人見面按理說應該是先痛揍一頓，可韓斂現在的表情和動作像尊雕像似的，把打架的氣氛給搞得「不倫不類」。

「韓斂，你一」陳空本來想罵在廁所裏你他媽的擺 Pose 給誰看，可一開口突然看見韓斂褲子還沒拉上，吼了一聲，「把你那東西給我放回去！」

真的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獸！

韓斂笑了兩聲，沒有一點尷尬的樣子，用下巴指了陳空下面，「你不也一樣嗎？」什麼？陳空低頭一看，本來就紅的老臉更是又紅了幾分。剛才走得太急，用完忘了放回去了！低咒一聲，飛快轉過身，剛把手放到褲子上，突然就覺得身後有東西靠近，才一回頭，手臂就被抓住，接著頭皮一疼，他整個人就被狠狠按到門板

上了。

「啊一操！」陳空覺得自己的肩膀都在發顫了，門板上的花紋壓得他半邊臉一陣疼痛。

「韓斂你幹麼—」

「幹麼？」一手扣著陳空的手，另一隻手抓著他的頭髮，看著他掙扎扭動的樣子，韓斂手上力氣又重了幾分，冷笑了一聲說：「這話應該是我問你才對吧？」

「你他媽的背後偷襲！是不是男人？」陳空頭不能動，只能用眼角惡狠狠地瞪著身後的人。

韓斂身體緩緩向前傾，順帶也把陳空往前壓，直到後者整個胸口都緊緊地貼在門上，除了兩條腿，兩人能貼的地方都貼在一起了，雖然都是男人，但這種姿勢還是讓氣氛瞬間變得曖昧起來，

「怎麼火氣這麼大？」韓斂彷彿調笑一般，低頭在陳空耳邊說著，邊說，邊若有似無地朝他耳裏吹氣。

「是不是剛出來還沒來得及找女人，所以想過來撿個現成的？還是說—」膝蓋曖昧地撞了一下陳空的臀部，韓斂笑著問：「在牢裏換口味了，不能用前面只能用後面了？」

陳空牙齒咬得「咯咯」響，額頭上青筋突起，眼睛都紅了。

「姓韓的你有本事就把我放開！是男人就單挑！」每說一個字都恨不得咬在韓斂身上。

陳空像頭被獸夾夾住腿的野獸，磨著牙、紅著眼，想要咬死傷害他的人。

韓斂看著他，然後諷刺一笑，低下頭在陳空耳邊不疾不徐地說—

「陳空，吃三年牢飯還沒讓你學老實嗎？」

在韓斂看來，陳空這個年過三十的中年男人，只不過是帶著一群小混混胡作非為混吃混喝罷了。這樣的人，跟他韓斂「單挑」的資格都沒有，只不過，有些時候事情發展往往會出乎意料，三年前他不過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教訓，讓他明白這一點而已。

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想找我報仇？可以，我隨時恭候。不過你這樣的年紀，要打架的話，恐怕會有點勉強吧？在牢裏有鍛練過嗎？」

男人性感好聽的聲音聽在陳空耳裏，比最惡毒的詛咒還要毒。牙也磨不響了，腿也不抖了，手臂也麻了，陳空只覺得自己的心跳很慢，每跳一下都好像下一秒就要爆炸一樣。

「韓斂，總有一天我要讓你嘗嘗被人送進牢房的滋味！」聲音平靜地說出這句話，陳空閉上眼不再看身後的人。

韓斂微微皺了一下眉，不知道在想什麼，過了幾秒，慢慢放開了手。

陳空在韓斂放開手的下一秒就順著門板滑了下去，低頭坐在地上捂著肚子乾咳著。

韓斂看了一眼門，原來剛才，陳空的肚子正好撞在門把上。

是「湊巧」還是陳空「倒楣」先不說，一個大男人坐在廁所的地上，衣衫不整滿

身酒氣，捂著肚子的模樣，怎麼看怎麼狼狽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情，韓斂問了一句，「你沒事吧？」

陳空沒理他，嘴裏唧唧咕咕的，好像挺痛苦的樣子。

韓斂有些不耐煩，「喂！你—」

「靠！死不了！你他媽的快滾！」陳空抬頭大罵，臉色由紅變青，「再不滾老子吐你……唔嘔—」

可惜，警告來得太晚。

一聲乾嘔之後，顏色詭異的液體和殘渣瞬間鋪天蓋地，第一個波及的對象就是韓斂的 Torigiani 義大利手工訂製鞋和 Valentino 的褲子。

濃烈刺鼻的氣味在廁所裏緩緩蔓延著—

第二章

三年以前，陳空和韓斂是怎麼樣都扯不上關係的，因為兩人地位的懸殊。

韓斂是誰？

認識他的，不論老少都得叫他一聲「韓少」。

父親是黑道家族的當家大哥，特別的出身讓韓斂從小就接受了與眾不同的教育，當同齡孩子還在拿著塑膠槍玩打仗遊戲的時候，韓斂已經在用真槍練習射擊了。十八歲時為了考驗他，韓老爹把他獨自扔到義大利，沒讓他帶一分錢，只放下話：能活到回去的那天才有資格當他韓老大的兒子！

黑道大哥的兒子自然不會只是個小混混，韓斂也沒讓人失望，繼承了父親做事的穩準狠，獨自一人身無分文在義大利生活了一年多，還沒等家人來接他，就自己搭飛機先回來了，身後還跟著一幫外國手下，五年之後眾望所歸成為下任當家。如果說韓斂因為繼承了半壁江山，為他能坐上今天這個位置省了不少時間的話，那陳空的「創業」就艱苦得多了。

陳空真的是從小混混起家的。九歲父母雙亡，他便跟著叔叔過了五年，叔叔是在遊戲城替人看場子的，掙的錢還不夠自己買酒喝。陳空上到初中沒畢業就退學了，平時也就在遊戲城裏向比他矮的小孩「借」點零用錢花，然後慢慢的，「借」就變成讓別人主動「孝敬」了。

要問他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，只能說一是窮、二是「天賦」，還有就是環境對少年兒童的影響真的很大。

多年後，當韓斂坐在私人遊艇上，一邊度假，一邊用筆記型電腦操縱著黑白兩道生意的時候，陳空正拿著棍子在巷子裏跟另一夥人搶一條街的保護費。

這就是命運，在你改變它之前，只能先接受。

雖然陳空現在已經不再只是個跟人搶保護費的小混混，但走在路上，韓斂的車從身邊經過，濺了他一身水的時候，他也只能瞪著車屁股罵幾句發洩一下而已。

一個在天上飛，一個在地下爬，生活空間完全不同的這兩人，卻在三年前的某一天相遇了。

那天，陳空正帶著一幫兄弟跟另一夥人在路邊的露天咖啡廳裏「談判」，天一熱，人火氣也大，可能是沒多喝幾口茶降火，五分鐘之後談判宣告失敗，雙方決定用

武力解決。

西瓜刀、鐵棍、鋼管「叮叮噹噹」響成一片，罵聲、吼聲、喊聲混成一團，所有桌子、椅子都被扔到馬路中間了。就在陳空解決完數十人，舉著鐵棍追著對方老大滿街跑的時候，陰錯陽差，一棍下去，對方人躲開了，後面停的一輛車卻被陳空砸出個坑。

對方老大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陳空扔了鐵棍，抓住那老大按到地上就是一頓痛揍，打完了把人拎起來又往車上撞，撞得車身血淋淋不說，最後還摔得人跟壁虎似的趴在車上，完全把車當「凶器」用了。

當時陳空沒注意車裏有人，而車裏的人則把他的一舉一動全看在眼裏。

車裏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韓斂。

嚴格來說，這算不上兩人的第一次見面，因為陳空根本就沒看見韓斂。兩人真正見面是他在收到韓斂寄來的帳單之後。

那張被陳空認定為是「敲詐」的修車帳單，是他和韓斂之間戰火的導火線。

事情誰對誰錯已經不重要了。總之，當時雙方幾次溝通未達成共識，最後陳空忍無可忍，指著韓斂的鼻子拿出了流氓本色。

「小子，我就是坐牢也不會給你一分錢！」

然後，陳空如願了，他一分錢也沒賠，坐牢了。

罪名是打架鬥毆和傷害，「證人」就是韓斂。

陳空是流氓，坐牢其實也沒什麼，何況才三年。但世人都明白，陳空是因為韓斂才進去的，誰叫他惹了韓斂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

陳空的確後悔了，後悔那天砸車時為什麼沒把車裏的韓斂也一起砸了！

陳空又作了那個夢，夢裏他扯著韓斂的領子舉起巴掌左右開弓，大耳光搥得韓斂哭爹喊娘，邊打邊罵，「死小子！王八蛋！小混蛋！敢害你爺爺坐牢！打死你！」最後韓斂像小媳婦一樣哭著跪地求饒，他伸出手像調戲一樣捏得韓斂一張俊臉變了形，每次夢到這裏，陳空都會樂醒，這次也不例外。

咧著嘴角，手指仍在無意識地活動著，陳空緩緩睜開眼，還沒有從「復仇」的餘韻中恢復，突然發現這裏好像不是牢房——

他越獄了？

不！是他出獄了！意識短暫的清醒了一下，又因為宿醉頭疼得厲害，陳空又閉上眼，想繼續睡看看還能不能再揍韓斂一遍。

等陳空徹底睡醒之後，已經是傍晚了，他才發現這裏是他自己家。

七十坪左右的兩房一廳，是陳空在五年前買下的。

很久之前，他的夢想就是擁有這樣一間房子，一個可以稱為「家」的地方，他可以永遠住在這裏，再不用害怕被趕出去。拿到鑰匙的那天，陳空心想自己下半輩子好歹也有個落腳的地方了，能不能在這裏養老先不管，娶老婆生孩子的地方總是有了！

一想起老婆孩子，陳空胸口又是一陣發悶，好像頭上一直頂著片烏雲似的。

「靠！」他舉起手掌在自己臉頰上用力拍了兩下，「行了！不就是個女人嗎！我陳空還怕找不到女人？孩子也可以再生，我又不是生不出來！」

最後一句話有語病，他沒意識到自己的確「生」不出來。

起來之後先四下看了一眼，屋裏和他走的時候一樣，甚至還比以前乾淨了不少，也沒積灰塵，陳空用手指在桌子上抹了一下，然後看到桌上一串鑰匙下面壓著一張紙條。拿起來一看，是大明寫的。

上面說他昨天喝醉倒在廁所裏，一直嚷著要回家，大家就把他送回來了。房子每個月都有人來打掃，水電都通著！讓陳空醒了之後打電話給他們。

「好兄弟就是好兄弟！」陳空笑了笑，把紙條放回去，抹了把臉進浴室，準備先洗個澡去去一身酒味。

脫光了往蓮蓬頭下面一站，一放水，冰冷的水澆在身上的瞬間，陳空打了個寒顫，算是徹底清醒了，也想起不對勁的地方來了。

不對啊！他怎麼會倒在廁所裏啊？

昨晚的記憶緩緩湧入腦海，陳空想起自己在廁所裏碰到了韓斂，兩人差點大出手，然後一他好像吐了！吐過之後呢？

記憶又變得模糊，陳空下意識地伸手摸後腦勺，只是力道稍稍大了點，疼得他倒抽一口冷氣。

「嘶—」

這一他不會是吐過之後整個人筆挺地往後倒吧？

指尖在頭上輕撫著，陳空怎麼想也想不起來自己吐完之後發生什麼事了。

出來了，陳空首先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復「失地」。

久未露面，重新打理人際關係是重要的一步，就算被孤立也比成為眾矢之的的好。所以整整一個月，他馬不停蹄地遊走在其他幫派的據點和場子之間。

關係還算不錯的，就去敘個舊當交流感情；有過節的，也就當通知人家一聲我陳空回來了，親自上門也算給了幾分面子；無怨無仇也沒交集的，那大家以後繼續井水不犯河水，拉攏一下，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合作一把，有錢大家賺。

陳空其實不算精明，摸爬打滾這麼多年能帶著一幫兄弟走到今天，就算坐牢也在外邊幫他頂著，除了他做事的魄力，另外就是義氣。像他們這樣的人，最講究的就是義氣。

出來混，遲早都是要還的。

自己還不還先不說，誰都願意跟講義氣有信用的人打交道，就這點而言，陳空比韓斂強。

要是問問那些堂口的大哥們願意跟陳空還是韓斂吃飯？十個有九個都寧可跟陳空在路邊吃大排擋，層次是低了點，但至少安全，韓斂的飯桌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的，到最後搞不好得拿命付帳。

喧囂雜亂的夜總會裏，男男女女在舞池裏跟著音樂扭動身體，穿著清涼的辣妹隨處可見，服務生來回穿梭於人群之中。

「亮哥！小弟我敬你一杯，算是給亮哥接風了！」陳空舉起酒杯向對面的人致意。

「哈哈哈—陳老弟你太客氣了！」滿臉橫肉的光頭男人左右兩邊一手摟著一個小姐，見是陳空敬酒，他才鬆開一隻手笑逐顏開地拿起自己的杯子。

兩人碰了下杯沿，將滿得快要溢出來的酒一飲而盡。

放下酒杯，兩個小姐直誇亮哥好酒量！逗得光頭男人一人臉上狠狠親了一口，然後抬起頭看著陳空。

「難得老弟你還記得我！知道我今天出來，還特意請我吃飯。」

陳空笑笑，「亮哥太客氣了，我陳空忘了誰也不能忘了你啊！」

「好小子！我早就看出來你夠義氣！不是那幫狗蛋不如、見利忘義的孬種！以後有什麼事儘管跟我說，亮哥能幫卻不幫你我就是孫子！」

「好！有亮哥這句話，我陳空跟你是做定兄弟了！咱們這才叫患難之交！再乾一杯！」眼色一遞，兩個小姐馬上又幫亮哥把酒滿上了。

「對對對！患難之交，咱們是患難見真情！哈哈！喝！」

這個亮哥和陳空算是獄友，兩人在監獄裏住同一間牢房，他比陳空晚進去幾個月。雖然相貌不濟，給人的感覺有些猥瑣，但也是有點來頭的。

道上人都知道，想買「特殊」的東西找「光頭亮哥」就行了。他自己不做生意，只管在中間當牽線搭橋的人，而且涉及廣泛，成百上千萬的生意也幹，幾百上千的幫人找小姐拉皮條的活也接。而且他嘴巴牢，就算告訴人他家祖墳在哪，也不會告訴你買賣雙方是誰，絕對有職業道德。

但讓人汗顏的是，這位亮哥坐牢的原因是強姦未遂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是那天晚上多喝了點，那小妞又只穿件小可愛，在他前面屁股一扭一扭的，他就把人拖進草叢裏了，結果一就盡在不言中了。至於他的話可不可信，也就沒人在意了。

說來也巧，亮哥剛進去時正好被安排在陳空上鋪，他腿短又胖，每天上下床跟「翻山越嶺」似的，陳空實在看不下去，便主動跟他換床，就這樣認識了，從一起吃牢飯這點來講，也勉強算得上「患難之交」了。

幾番痛飲下來，亮哥已經騰不出來手跟陳空乾杯了，兩個小姐是妳一片水果我一口酒，直接往他嘴裏送，亮哥左一口右一口吃得不亦樂乎，兩隻手也始終在小姐的胸、腰、腿三處遊走，而且漸漸開始往裙子底下發展。

男人嘛！哪個不好色？而且亮哥比一般男人更好色可是出了名的。

陳空揚起嘴角，放下酒杯故意揉了揉太陽穴，然後很抱歉的說：「不好意思，亮哥！我今天實在是喝多了，不能陪你繼續喝了！」說著從口袋裏掏出張門卡放到桌上。「這是我幫你在酒店訂的房間，讓她們倆陪你繼續喝，喝完了你就好好休息一下，好吧？」

這輩子可能都沒聽過這麼好的「提議」，亮哥整張臉笑得都快擠在一起了，飛快摟著兩個小姐站起來朝陳空直點頭。

「好好好！陳老弟你真夠意思！還是你瞭解我！」

陳空笑了笑，對兩個小姐一揚下巴，「好好招呼亮哥！」

小姐點了點頭，其中一個拿過房卡放進口袋裏，然後兩人嬌笑著一邊戳著亮哥的

肥肚皮，一邊罵他死相，三人摟成一團走了。最後亮哥還不忘回過頭對陳空喊了一句，「老弟你好好休息啊！」

微微一點頭，陳空擺擺手，嘴角帶著笑意目送他們離開，不管亮哥看不看得到，那笑容都是發自真心的。

有了亮哥幫忙，找幾個好賺的買賣就容易多了。

沒錢寸步難行，現在無論幹什麼都離不開錢，十年前的陳空還能靠收保護費賺錢，但十年後，他已經不是靠打架賺錢的年紀了。而且現在收保護費的，似乎越來越向乞丐靠攏了，兩者的不同也就是一個是客氣的要、一個是明擺著搶。

賺錢目的之一就是要擺脫這種生活，他陳空當混混當得夠久了，如果說三年前他還滿足於現況，那在監獄的三年，讓他有一段漫長的反省時間。當然，還有一個原因不得不提，就是韓斂。

平心而論，陳空自己也知道現在的他想動韓斂，根本就是異想天開。他要報仇，卻絕對不是趁天黑砸了韓斂的車，或者在韓斂家門口用油漆塗鴉那種低級的報復。

每當韓斂用那種輕蔑得好像看老鼠的眼神看他的時候，陳空都會覺得一股怒火從腳底一路燒到頭頂。

一個三十都不到的小鬼，不就是黑社會家族的二世祖嗎！跢個屁！他怎麼能理解像他們這種從最低層爬上來的人的辛酸！

所以，一定要給韓斂點顏色看看，陳空進監獄的第一天就發誓了。

三年牢，他不能白坐！

拿起桌上的煙，陳空剛抽出一根放到嘴邊，然後馬上就有一隻手拿著打火機從旁遞過來幫他點上。

「大哥，那光頭走了？」

吸了口煙，陳空點點頭。

大明坐到他對面，看了看一桌子的酒和菜，伸手拿了顆花生向上一拋，然後張開嘴接住。

「想不到那胖子門路那麼多！等我們把手上這批貨弄出去之後，就能賺一大筆了！」

「人不可貌相。」陳空食指彈了下煙灰，揚起嘴角說了句。

笑了幾聲，大明拿起一瓶酒直接就口喝了一口，然後擦了擦嘴，突然又問：「大哥，既然要幹，為什麼不幹幾票大的？」

陳空一楞，正往嘴邊送煙的手也停在半空中。

「弟兄們都在說，反正都是犯法的事，走私的話，不如去一」

「夠了！」明白大明要說什麼，陳空喝了一聲，皺起眉瞪著他，後者摸了摸鼻子，不出聲了。

「我們雖然不是什麼好人，但也不能去搞那種害人的東西！」

大明抿了抿嘴，討好地笑了笑，「大家也只是說說，沒真的想去賣那個一」

「告訴他們想也不准想，再不准說這件事，要是讓我知道了一」陳空不再說下去，

把煙頭拋到酒杯裏，「滋一」地一聲，讓人頭皮發麻。

「知道了。」大明鄭重地點了頭。

嘆了口氣，陳空抬頭看著他，說：「賺錢固然重要，但也不能為了賺錢連損陰德的事都幹了，你不為自己著想，也得為你以後的孩子著想吧！」

大明一下子笑了出來，「大哥，你這想得也太遠了吧！我現在連老婆都沒有呢！」相好倒是有幾個。

「趁現在年紀還不算大，趕快找一個定下來吧！」陳空一副「過來人」的口吻，「咱們等得起，那些女人可等不起！」

「呵呵！」大明有點尷尬的傻笑了幾聲，氣氛好像比剛才還要悶，現在每當談起這種話題，陳空整個人都陰鬱了。其實被甩沒什麼大不了，但可能是年紀不小了，在感情這方面一神經比較纖細。

想到這裏，大明趁抬頭喝酒的時候偷偷看了他一眼。

陳空正左手拿煙右手拿酒，交替著抽悶煙喝悶酒，四周煙霧瀰漫，能隱約看到他微微皺眉，表情裏有一抹淡淡的淒涼，和周圍嘈雜熱鬧的環境完全成反比。

這一幕大明怎麼看怎麼眼熟，電影裏有人要自殺前，大都要來這麼一段。雖然知道他大哥再「纖細」也不至於去自殺，但保險起見，還是得盡快讓他振作起來。

「大哥！」挪動屁股移到陳空旁邊，大明挑了挑眉，笑得有點猥瑣，問：「你最近都沒怎麼那個吧？」

陳空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，「哪個？」

「噴！就那個嘛！」一番擠眉弄眼之後，陳空終於明白了，不能說「恍然大悟」，至少算是「茅塞頓開」。

自從出來之後，還沒找過女人呢！這陣子一直在忙，回家之後倒頭就睡，根本也沒想到那方面的事，在牢裏就更別提了，解決全靠手，雖然這是男人的健康「運動」，但再好的東西一連三年也食之無味了。

被大明這麼一說，陳空突然覺得身體裏好像真有那麼一把火在憋著。三十五歲，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紀。

「這裏的媽媽桑我熟，今晚就讓她替你找個正點的好好伺候一下！」大明一拍胸脯，彷彿立下了軍令狀。

陳空有點哭笑不得，心裏雖然同意，但也不能表現得太猴急了，揶揄地問：「你跟媽媽桑也有一腿？你倒不挑食！」

「哈哈！各有所好嘛！」大明笑了笑，又問：「大哥你喜歡什麼樣的？」當然指的都是女人。

嗯—陳空皺了皺眉。這問題他十幾年前也想過，現在仔細回憶一下，符合他當時喜好的女人放到現在，都差不多可以稱作「聖女」了。

一個男人可能需要好幾種女人，用來戀愛的，用來結婚的，用來當知己的，還有就是只用來發洩慾望的，前幾種或多或少的都會有點要求，這最後一種，除非有錢有時間，不然一般情況下是「絕不挑食」的。

就現在來說，陳空有點錢，也有點時間，但是他沒那個精力。在牢裏有段時間，

他本想就算是作夢夢到女人，意淫一下也好，結果夢是每晚都作，夢裏卻幾乎都是韓斂那次撫的臉。

如果現在非要問的話，那他只有一個條件，只要這女人長得不像韓斂就行。

大明在旁邊等了半天也沒等到大哥的話，又見對方一臉「有口難言」，靈光一閃，先驚訝後領悟，最後完全理解。

陳空這時剛想好，想說找個乖巧點的就好，結果一抬頭還沒開口，就見大明神祕兮兮的湊過來，壓低聲音問：「要不給大哥你找兩個熟練懂事的一鴨子？」

「什麼？」陳空楞住了，一時沒反應過來。熟的鴨子他吃過，熟練懂事的鴨子是一「沒事的，大哥！兄弟我理解。」大明點點頭，拍了拍陳空的肩膀表示安慰。「其實前面和後面差不了多少，翻過去從背後來也一樣。牢裏條件艱苦，我理解！理解！」

「你理解個屁！」

總算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了，陳空咬緊牙關，嘴角直抖，狠狠敲了一下大明的頭。

「什麼生鴨子熟鴨子的！老子又不是變態！」

他就是再飢渴，也不至於打男人的主意！牢裏條件那麼艱苦他都挺過來了，現在好不容易「解放」了，日子反而不如牢裏了！

不過三年沒出來，這社會都變成什麼樣子了！

被大哥又打又罵的教訓了一頓，大明不敢怠慢，趕緊打電話叫人。等媽媽桑帶著好幾個小姐過來的時候，陳空總算是知道為什麼這小子連老黃瓜都要了，這老黃瓜比旁邊刷了綠漆的小黃瓜都嫩！

這媽媽桑年紀不算小，差不多三十，但絕對算是徐娘半老、風韻猶存！（後來陳空才從大明那裏得知人家已經三十有七了！）

大明和媽媽桑勾肩搭背地聊了幾句，親熱得像是熱戀中的男女，可礙於那兩人的身份，陳空怎麼看都覺得彆扭。大明也沒忘了正經事，幾句話把話交代清楚了，然後媽媽桑和幾個小姐一起衝著陳空甜甜地叫了聲，「空哥！」

陳空很久沒見到這陣仗，三年前的感覺又回來了。

那邊幾個小姐從剛才開始就有意無意地打量起陳空，媽媽桑不愧為媽媽桑，帶來的這幾個小姐各有千秋，性感的、嫵媚的、風騷的、放蕩的，還有個幼齒得陳空都不敢肯定滿十八歲了沒有！

才剛出來沒多久，他可不想馬上又「再次光臨」啊！

可其他的幾個也一陳空又在其他幾個小姐臉上掃了一圈，發覺只有脖子以下他還能接受，論整體素質，還是那個媽媽桑好些，可總不能跟自己兄弟搶女人吧！

「空哥，怎麼樣？中意哪一個？」眾人期待地等著答案。

別過頭躲開數道充滿勾引味道的視線，陳空向坐到他旁邊的大明低聲說：「沒有其他的了嗎？」

「哈？這些都不滿意啊，大哥？」大明低低叫了一聲。

噴！陳空一皺眉，使了個眼色，意思是讓他看看那幾個女人的眼神。

大明收到「信號」轉頭一看！果然！幾個小姐跟看到肥羊的狼一樣，還是餓了好

久的母狼。

陳空雖然三十有五了，乍看之下也不是英俊到讓人一眼記住的類型，但端正的五官中透著粗獷，很有男人味，而且，中年男人的成熟是絕對經得起細細品味的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，那就是陳空的身材好。

身高略高於普通男子，年輕時靠打架鍛練出來的肌肉，在中年時靠體力勞動而得以保持，就算稱不上標準的倒三角身材，也至少是寬肩窄臀，此時包裹在黑色半舊牛仔褲中的修長雙腿也性感至極。

這樣的男人，就算是「嫖客」，也絕對是受歡迎的！

陳空鬱悶不已。這到底是我上她們啊，還是她們上我啊？

大明撓了撓頭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轉過頭問媽媽桑，「牡丹呢？今天來了沒？」

牡丹？雖然不知道是哪位，但陳空心想這名字取得真是惹人遐想。

媽媽桑點點頭，又有些不太肯定的說：「來是來了，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客人了。」

「妳去看看，不管她有沒有客人，都得讓她過來！」大明一派流氓架式，雖然他們的確是流氓。

「今天可是我大哥的大日子！」

大日子？出獄一個月的「紀念日」，還是三年之後的「開葷日」？

陳空正覺得彆扭的時候，媽媽桑已帶著幾個小姐浩浩蕩蕩地離開。

然後大明告訴他，牡丹是這裏最紅的小姐，追她的人能從門口一直排到市政廣場，有時候就是有錢也見不著，真應了那句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」！

陳空文化水準不高，自然無法體會詩中的意境，但聽到一個小姐還這麼大排場，不禁對那些有幾個錢亂撒的傻鳥嗤之以鼻！

這邊大明還在口沫橫飛地介紹著「牡丹花」多麼美多麼豔，然後又說陳空今時不同往日，要抓緊時間好好享受—

沒怎麼太在意牡丹花，但聽到「今時不同往日」的時候，陳空倒是有些在意。

從最初的小混混到今天，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，現在的他的確是比以前好一些了，但他知道還不夠，遠遠不夠。可想到這裏，他又有點迷茫了。自己突然執著到這個地步，到底是為了什麼？難道僅僅是因為—

一時間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，而媽媽桑這時又去而復返，不過並沒有把「牡丹花」帶來。

「抱歉，空哥！實在不好意思，牡丹她已經有客人了！」大概是因為大明的關係，媽媽桑很客氣，並且是真的很不好意思的樣子，「要不我再叫幾個漂亮的小姐過來—」

陳空倒是沒什麼，不過大明好像不太高興，正要為陳空爭取的時候，只聽陳空說了句，「算了！」

「欸？大哥—」

「回去了！今天多喝了點，也沒那個興致了。」被這麼一折騰，火再大也早滅了。

陳空站起來拎了外套，轉身對大明說：「你有事就去吧！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」

正要跟他一起走的大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看了眼一旁的媽媽桑，兩個人一來二

往的眉目傳情，看得陳空直起雞皮疙瘩，覺得自己真的喝多了。

「那大哥我們送你出去。」

點點頭，陳空沒反對，反正就幾步路。

一路上大明還想再幫陳空物色一下，和媽媽桑在他身後嘀嘀咕咕的。陳空是只想趕快回家睡覺，為了自己的那個問題這麼麻煩人家，還真是有點過意不去。

有時候有些事情是趕巧不趕早，三人馬上就要到走門口了，突然聽到媽媽桑叫了一聲，「牡丹！」

見不到也就算了，既然現在碰到了，也得看看這牡丹花到底是什麼顏色！陳空抬起頭梭巡了一下，三秒鐘不到就找到目標。

身穿桃紅色改良旗袍的女人年輕美貌、身材妖嬈，一雙白嫩美腿在裙襬下若隱若現，的確是朵美豔的「牡丹花」，不過牡丹花美不美陳空一點也沒注意，因為從一開始，他的眼睛就只看到牡丹花旁邊那個人，一秒也沒離開過，好像要看到「海枯石爛」才肯罷休—

Crescent